

■ 笔随心动

扶贫攻坚的答卷

○ 涂国文

一道绚丽的彩虹，飞架在东西部之间，飞架在山与海之间。骀荡的春风，席卷着银色的浪花、五彩的云霞，裹挟着温暖的气流、汨汨的阳光，向着西部漫涌。

彩虹这头，是波澜壮阔的东海、惊涛怒卷的钱塘江、风正潮平的甬江、水光潋滟的西湖；彩虹那边，是地形崎岖的黔东南、流伏谷深的鄂北、山川险峻的巴蜀、冬日漫漫的白山黑水、风吹草低的天山南麓、高寒缺氧的“世界屋脊”。

彩虹桥上，行进着一支支队伍，他们是浙江挂职干部、技术专家、支教老师、扶贫医生、

网络电商、援建企业家……他们沉甸甸的行囊里，装满了组织的期待、亲人的叮咛，向着西部开拔，向着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挺进。

彩虹桥上，奔驰着一列列车队，车上满载着希望的火种和对口援建的物资。

山海协作、扶贫攻坚的烈火，在穷魔盘踞的荒原上熊熊燃烧。贫穷的荆棘丛，连同夜半的叹息声，在烈火中，一齐化为青烟。

火光映红了老人沟壑纵横的脸庞，点亮了孩子稚嫩的星眸，复苏了他们心头折翼的梦想。

一条条悬崖公路开凿出来了，一台台机器轰鸣起来了，一辆辆劳务合作的大巴启动了；“共享稻田”，一端连着宁波市民的餐桌，一端连着海兰江畔农民的土地；“高原蜜”残疾的翅膀被修复，小蜜蜂酿出了甜日子；“天空之镜”茶卡盐湖反射的万里之遥莫干山民宿的光芒，照亮了海西漆黑的蒙古包；高原新建的蔬菜大棚里，“奶油小生菜”正冒出江南的绿芽；柴达木盆地的“富民果”、“塞外江南”的“冰糖心”，沿着一条网路，流向全国各地；数千头湖羊移居塞外，加盟大耳羊家族；抖音号里涌

进百万粉丝，那是恩施的“花椒姐”在直播带货。

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从藏民的碉房飘出，套上浙江援藏医生的颈脖；一支支奔放的新疆舞在操场上旋起，将浙江援疆教师团团围住。

“缺氧不能缺精神！”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在春风中摇曳，颂扬着“浙江精神”。

春风起于东海之滨、钱塘江畔，一支如椽巨笔，将共同富裕、共享发展成果的浓墨重彩，也涂抹在了浙江欠发达地区。丽水青田、松阳、庆元、龙泉、云和、衢州常山、柯城，嘉兴平湖……山海协作的神话，

同样在这些地方上演。“大搬快聚”，富民安居，“消薄”造血，“飞地抱团”，脱下被峻岩挂破的褴褛冬服，换上一身繁花似锦的春装。欠发达地区，在阳光下舒展开因长期缺血而僵硬的手脚，一齐将赤足从泥泞里拔出，齐聚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赛道，开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马赛跑。

一个都不能少，一分都不能丢。浙江儿女，向时代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。

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扶贫之路，一份全国脱贫攻坚的浙江样本！

■ 百姓故事

继母也是妈

○ 安千夜

继母姓李，我叫她李姨。

母亲过世后，孤单的父亲一直在寻找晚年生活的另一半。为此，父亲托了许多人，先后相看了不下十几个老人，都不甚满意。最后，父亲去了一直不敢相信的婚介所。很巧，父亲在那里结识了李姨。

父亲说，和李姨的相识，是一份天缘。的确，李姨和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：她们的年纪相当；名字和母亲只差了一个字；李姨和母亲一样都长得眉目清秀，笑起来露出一口在农村人中所少见的整齐洁白的牙齿；李姨和母亲胃口都不大好，怕凉，吃个苹果也要在热水里焯焯。

去年秋天，父亲和李姨结了婚。结婚前，两家的子女在一起聚了一次。见到李姨头一眼，让我有了一种很亲近的感觉。李姨说，她不计较我们对她的称呼，只要两家人和美美，她和父亲顺顺当当的，叫妈叫姨都一样。那天的聚会气氛很好。最后，是父亲亲自送李姨回的家。

父亲和李姨早已商量好，婚后，父亲搬去李姨那里住。父亲和李姨结婚那天找人择了日子，却刚好不是周末。父亲说，你们都忙，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。父亲再婚头天，我和妻给父亲包了饺子，算是临行前对父亲的祝福。那天深夜，父亲在房间里打着响亮的鼾声，我在另一间屋里流着幸福的眼泪。我对着母亲的遗像悄悄说：“妈，明天，父亲就要去另一个家了，您和我们一起祝福他吧。”

那天我睡得很晚，凌晨3点还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老年人再婚后的磨合，比年轻人要难许多，说实话，我还是为性格怪异的父亲捏了一把汗。转天一大早，我本想送父亲到楼下的。醒来后才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父亲早已离开了。

父亲和李姨结婚后，还经常回我们这边来。父亲回来时，从不闲着：浇花，墩地，有时也把我们忘刷的碗给刷了。父亲说，这是李姨特意叮嘱过的。李姨说我们都有工作，难免会有累了偷会儿懒的时候，李姨让父亲有空就过来照看一下。

父亲偶尔去姐那里，姐问起父亲和李姨的关系。父亲说挺好的，每顿都给自己做新饭，剩饭她吃。姐听了，眼眶

就有些湿了。姐打电话给李姨。姐说：“李姨，以后有剩饭，您和我爸一起吃。”“谁吃都一样啊，我也是怕糟蹋了。”李姨在电话那头讪讪地说着，以后有剩饭照样自己吃。

有一次，父亲闹心慌，在诊所输液，李姨每天都守在那里。我去看父亲时，李姨问我吃饭了吗？我说吃了袋泡面。李姨说，家里中午吃的肉饼还有两个呢，你爸输完液咱一块儿回家，李姨给你热肉饼吃，大小伙子天天不好好吃饭，身体会顶不住的。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，一直撒泼犯浑极不听话。母亲走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不到前方的希望。李姨几句简单的话语，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。结果，我那天在李姨那儿吃了好大一张肉饼，临走时，李姨还把另一张给我装在袋子里带了回来。

父亲和李姨结婚4个月时，母亲的三周年就要到了。李姨早早地催促父亲回老家：“三周年，把事儿帮孩子们料理一下，他们年轻，也不懂。”父亲提前一周多就回去了，我们却直到母亲周年头天才匆匆赶回去。那天夜里，给母亲烧纸时，火光映红了我的脸，姐姐跟母亲念叨着：“妈，我爸和李姨过得挺好的，您放心吧。”

烧完纸回来，快10点半了。姐问起父亲，给没给李姨打过电话。父亲说还是刚回老家那天打过一个，后来就没再打。姐说，再给李姨打一个吧，省得李姨不放心。父亲嘴里说着没事，却动手拨通了李姨的电话。李姨还没睡，一个人钩手套呢。父亲放下电话后，奇怪地说，以前他和李姨9点就睡了，可今天这么晚了居然还没睡。我们都明白，李姨惦记着父亲，睡不着。父亲的确是该给李姨打个电话的。

一晃儿，父亲和李姨已经结婚一年多了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过得很好。每天早起来，两人一起去遛弯儿，没事一起看看电视。前些天，父亲和李姨还去爬了次山。李姨说，爬山累是累点，和你爸往山顶上一站，还真痛快。

看着李姨那张笑盈盈的脸，我在心里说：“李姨，其实，从见到您的第一眼，我就把您当成妈了，和我亲妈一样亲！”

■ 真情流淌

电动剃须刀

○ 周勇

上世纪80年代，出国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只是梦想。荣幸的是，1985年，父亲竟得到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。他去的是欧洲三个国家。

出发前，父亲买了一箱方便面。一路上，父亲勒紧裤腰带，每餐与方便面为伍，硬是从牙缝中节省出两件洋货：一台东芝牌17吋彩色电视机，一只飞利浦电动剃须刀。

电视机是回国后到上海友谊商店提的货，剃须刀则是随身带回来的。我哥要结婚，电视机给了他，剃须刀归我所有。当时我如获至宝，比现在有人送我新款苹果手机还兴奋。

这剃须刀，其貌不扬，比中指稍长些，通体褚红，像一只缩小的手电筒。打开头盖，露出银色的金属网，钻进去的须末是不会从网眼掉出来的。打开金属网，里面是一个镂空的塑料罩，像碗倒扣着，保护里面的钢刀。钢刀三片叶子，薄如蝉翼，固定在轴承上，锋利无比。打开底盖，一个洞口，可放一节2号电池。筒身正中央，设有一个按钮，可上下滑动。如向上一推，便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如一群蜜蜂盘桓在耳边。另外，还带一把小刷子，算是附件了。

剃须刀相当好用：贴在唇边，嗡嗡低鸣，上下滚动，三下五除二，胡须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，全部钻进金属网内。金属网刚贴在脸上时，皮肤感觉凉凉的，震动起来有点麻和痒，如同儿时父亲的脸贴着我的小脸磨蹭，又如同长大后父亲的手在上面摩挲。

是的，这种感觉确实很真切，几乎天天都会产生。到了父亲病故后，这样的感觉特别强烈，仿佛父亲就在身边，又仿佛看到父亲在异国他乡。因为我清楚，父亲为买剃须刀，是吃着方便面，从牙缝里省出外币来的。

20多年来，我几乎天天用这只剃须刀，出差也是随身带着。朋友们见状，都以为我太节约，要买一只最时尚的剃须刀送我，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剃须刀虽然貌不惊人，但经久耐用，而且伴着父爱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徒弟兄我还在用上世纪80年代的东西，觉得我太寒碜、落伍了，便叫他就职东航的表妹，从国外带回一只最新款的剃须刀，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。

好家伙，这剃须刀，与我父亲送我的相比，简直有手掌那么大，剃须、修面等功能齐全，还能喷热水。这智能和先进性，我就不细说了。剃须刀放在脸上，整张脸都有发麻的感觉，可见其动力强大，似也有“扰民”之嫌。这剃须刀，先进是先进，但它是胡子拉碴的西方人的专利。

我感觉这只剃须刀，不是很适合像自己这样的东方人，于是便将其束之高阁了。我重新拿出父亲的礼物，孺慕之思沛然于胸。至今，我仍在使用父亲送的电动剃须刀。



自然之美 郭建生 摄

■ 当代生活

特殊的待遇

○ 余瀛

今天一早，父亲打来电话，叫我带上家里准备的东西，去医院看望我那出了车祸的舅舅。

刚上公交车，忽然一声亲切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：“大哥哥，来，我这里坐，我过两站马上就下车了。”我定睛一看，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立即站起来，边说边走开了。

下公交车，一位60岁左右的老奶奶看了看我：“小兄弟，你要不要紧啊？要不，我扶你一程。”她边说边伸出了手，准备做出扶持我的模样。

“我，我没事啊，你看我。”

我舒展身子，做出很精神的样子。

老奶奶边看着我，很不放心地走开了。

我在公路上正望着医院方向，突然，一辆奥迪车向我驶来：“兄弟，你要去哪？让我送你一程吧！”一位陌生的金发美女示意我上她的车。

我顿时惊悚，心里嘀咕：“我们又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要送我？”

我有些不知所措，终于战胜了矛盾的心坐上了这辆奥迪车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我示意下

车，金发美女停好车，她立即开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帮我打开车门，并准备用双手来扶我。

我立即摆摆手做出“我身体棒着呢”的姿势。

“你自己走，能行吗？”她边说边指着我手里拿着的东西。

“我，我，行的，这是我去看舅舅拿去给他用的！”我边说边做着左踢右转的活泼姿势。

“哦，这是给别人，你，脚好好的！”

我还来不及回应，她已发动着轰轰的车，绝尘而去……

■ 岁月如歌

和心理专家做朋友

○ 王珍

和神交已久的阿雅相见，比所有的想象和传说更美丽。

虽然相识从少年到白头，而从没见过，但一直就像老朋友一样。但凡有亲友问我，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一个，我一定推介她。

当然，我不是信口开河瞎敷衍的，而是这么些年，她时有替我指点迷津，解开愁结。从电话、QQ到微信，我蹭咨询无数次。我知道，心理咨询师是以时薪计费的，但她都从来没跟我算过账。我时有惶恐在心头，虽然她从来都大度而真诚地安慰我：“你没有麻烦过我，我也没替你做过什么。”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回报方法之前，我只能用纯粹的友情做抵押，千万次感恩友情的无量功德。

心理咨询师其实是心灵的摆渡人。他们不像外科医生，能够运用高超的医术，手

起刀落、手到病除。他们和出租车司机也不同，可以把客人直接送达目的地。他们面对的是沉溺、挣扎于苦海中的心灵，离彼岸有多远，普通人根本无法精准测算。

每一条心灵的小舟都需要摆渡者配合默契奋力划桨，心理咨询师就是拨正航向的把舵人。就像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常常会碰到一些题目不懂，总是翻破课本加苦思冥想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但经老师或者同学稍微一点拨，问题立马迎刃而解。有时，路径不对，费心费力费时间地翻山越岭，反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博客上碰到一个骚扰客，因为对一篇文章的观点不同，一言不合之后，引发了各种挖苦、指责，离间我和其他友友的和睦，愈演愈烈至人身攻击。我不是一个心理强大的人，有点

崩溃的趋势，连写博客的心思都没了。

阿雅知道了，淡淡地说，你该怎么写文章还怎么写，不必受其左右。那些点评留言，你可以静观，不回应。时间稍长，就像重拳狠击棉花团，觉得无趣，自然不会再关注你。

我听后，立刻想起寒山和拾得的问答——寒山问拾得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，如何处之乎？”拾得笑曰：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真的，我一直欣赏这充满哲理禅机的一问一答，但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反倒忘记这个道理了。幸亏阿雅的及时点拨，才没让事情走向恶化。

一直以心理医生都是苦口婆心的碎碎念，但我发现阿雅常常像个旁观者，不动声色地听你絮叨，偶尔插一句

话，或者只说一两个词。言简意赅，恰似作家群中的诗人，但比诗人更简洁、明了、不暧昧。在一些看似剑拔弩张、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的局势中，阿雅总是举重若轻，点到为止，像一位神勇的精神消防队员。

和阿雅做不见面的朋友许多年，受益匪浅。她的那些金玉良言，不但很治愈，而且让我的自愈力和免疫力不断增强，觉得社交群，同事、邻里、亲友间的关系都一样，完全可以举一反三，战无不胜。

老是听去咨询过她的朋友说，她长得看上去很舒服，她说话听着很舒服，反正各种舒服。这种舒服，应该就是心灵得到抚慰后的感受吧？其中一定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那是一种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量。

我的心中不免常常有羨

慕嫉妒和立马跑去看她的冲动：明明是我的朋友，最终他们倒彼此欣赏，我却从来就没见过这位朋友！若不是因为她是在浙大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（杭州市七医院）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工作，我早就跑去找她了；若不是近来老爸的睡眠不太好而陪去看病，我可能还得和她继续交下去。

终于，见到了娇小若小精灵般的阿雅。虽然只是见了半面，因为彼此都戴着口罩，但我还是从她温柔的眼睛里看到口罩遮不住的笑靥。那是像影视演员海清一样富有感染力的笑容，驱散了我所有的郁闷。

去市七医院看病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医生都这么温柔，我都已经恋上了这个地方。先生一语中的：“那完全是因为你碰到了善解人意的阿雅！”

■ 细枝末节

冬至圆

○ 余喜华

小时候，当我们掰指数头日子，盼望吃冬至圆时，爷爷就说：“冬至年年十一月。”

冬至，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十一月，是指每年的冬至日必定处在农历十一月里，这是民间经验的总结。

冬至节，与七月半节一样是祭祀的节日，又是庆祝丰收的节日。冬至时节，晚稻已经收割，冬季作物已经播种，一年的农事基本完成，忙碌的农人可以歇一歇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了。

台州人过冬至节，并不限于冬至日这一天，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开始过节，可早可晚。但过冬至节，必定要吃冬至圆，象征着农人一年农事全部结束，喜庆丰收，一家人团团圆圆。

过去贫穷的人家，没钱过冬至节，只能一拖再拖，于是民谚有云：冬至长长节，过到除夜歇。这是无奈之举，让祖先在天上翘首期盼，这是子孙的不孝。因此，才有了另一句调侃的民谚：“子孙不还债（不孝、不听话的意思），冬至连除夜。”

冬至圆，家乡方言又叫“硬擂圆”或者“炒粉圆”，是糯米圆的一种。

硬擂圆，也有写成硬煨圆，它是糯米粉做的，无馅，不同于汤圆，也不同于有馅料的炊圆。硬擂圆的做法是，将糯米粉和水，使劲揉搓成团，再用手掌搓成长圆条

形，圆的直径大约大拇指粗细。然后用刀均匀切成块状，每块如大拇指的一节大小。因为是用刀切的，下锅前，硬擂圆是扁圆柱形。将硬擂圆下入烧开的滚汤里，当圆子重新浮上来，表示已经煮熟。用漏勺舀上来，倒在事先放有拌着红糖和炒黄豆粉的盘子里，不断地翻滚圆子，使圆子外面包裹上一层黄豆粉，不再粘手，就可食用。当用手抓起一块硬擂圆，一股夹杂着米香、豆香、红糖香的诱人气味扑鼻而来。

我家人口多，经济上虽拮据，但勤劳的父母平日里总是精打细算。每当村庄里冬至圆飘香时，父母就会及时过冬至，添置荤素八碗，拿出早已磨好的糯米粉，做起硬擂圆，祭祀祖先。我们家过冬至，从来没有拖过十一月，既不会让先人翘首期盼，又给缺少油水的我们及时解馋。

至于台州人为什么将这种圆子叫做“硬擂圆”？曾经让我疑惑了很长时间。这种圆子热的时候，是柔软的，即使冷了，也是半软半硬，仍可食用。这个“硬”字，该是取其反义吧。擂字，台州方言，滚动的意思。比如“擂到”，是指摔倒在地而滚动。硬擂圆，煮熟的圆子在豆粉里擂来擂去，从白圆子擂成了红圆子，不圆的圆子热的时候，是柔软的。这么看来，人们称为“硬擂圆”，也算是名副其实了。